

打击地震谣言离不开“识谣教育”

本报评论员 潘洪其

周末侃

总要有一条路带他们逃离荒芜

张静雯

视频里的“格斗孤儿”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《摔跤吧！爸爸》。电影上映那会儿我被感动得不行，一连刷了两遍，还把感慨写进了周末侃。在女性地位堪忧的环境下，摔跤的姑娘几乎是在和命运肉搏。不过很快有人嘲讽我太年轻太单纯，那个爸爸执拗地要训练自己的女儿成为摔跤手，分明是为了弥补自己欲作摔跤手而不得的遗憾，赌上孩子的人生。“伟大的父亲”？Naive。

这位朋友，您的心情，我不太理解，但并不打算怼回去。摔跤改变命运这事儿，听起来是不怎么靠谱。最理想的状况，当然是保证女孩们都能稳当当地念完书，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。问题是，封闭保守的印度小村庄里，书念到一半辍学嫁人，恐怕是更寻常的故事。

进路崎岖，退路凶险，理想路径触不可及。你怎么选？

“格斗孤儿”火了之后，孤儿家乡的教育部门慌了神，急匆匆要求孩子回家。可孩子的愿望也直截了当，“不回去”。在格斗俱乐部，他们训练、比赛、学一点文化课，很辛苦，但能学习到技能，每天都吃得饱。可在家乡，他们无依无靠，生长环境几近荒漠：回去了，就只能像有的孩子那样，吸毒、偷东西。回去了，只能吃洋芋。这就是孤儿们的困境。

媒体人王志安的采访，勾勒出了格斗孤儿们绝望的“退路”。小吾的妈妈死了，她吸毒，至今孩子想起妈妈犯毒瘾的样子，还是觉得害怕。爸爸戒了毒，但还是无力照管他和哥哥，孩子只上过一星期学。阿杰的爸爸车祸身亡，妈妈抛下三个孩子改嫁，年幼的姐弟三人，几乎只能自己照顾自己。

这两个早早体会“人生实苦”的少年，都是凉山的孩子。俱乐部里的37个孩子，有18个从凉山来。经常看新闻的人，听到“凉山”两个字就能秒懂，心也会不禁跟着凉下来。这些年，政府和民间力量没少在凉山花功夫，可这个自然条件艰苦的地方被毒品和艾滋病纠缠了二十多年，没有哪种救助和保障体系，能短时间内修复如此千疮百孔的土壤。格斗俱乐部的创始人说，最开始把孩子往俱乐部送的，是凉山当地的一个副县长。副县长觉得没人管的孩子可怜，可他自己显然无能为力。

“不回去”的选择是被工具理性驱动的，这毫无疑问。对孩子而言，这般荒芜的生活毫无人道可言，拼命离开，不过是要给自己博得一个机会。早些年，同样的工具理性驱使着凉山的孩子跑出家乡，沦为童工。被解救之后，还念念不忘剥削他们的流水线，一个劲想跑回去。

但自始至终我都对格斗俱乐部抱有同情，它让人隐约看到社会救济的影子。格斗终究是一种技能学习，和血汗的工厂对童工的榨取和剥夺有着显著不同。至少看起来，俱乐部替代了孤儿们分崩离析的原生家庭，扮演起家长的角色，照顾饮食起居，安排训练，请老师教授文化课。和原先完全失序的环境相比，哪种生活比较有助于孩子正常成长，这没有多少争议吧。

只不过就这样把孤儿扔给一个商业机构，没有人放心得下。先不纠结领养程序，格斗俱乐部究竟有没有利用孩子的表演盈利，至今也没掰扯清楚，人们看得云里雾里，对双方的说法都将信将疑。至于安排的文化课程，俱乐部也承认比学校教育差远了。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，曾经安排孩子就近入学，可是孩子底子太差，又没有暂住证，学校不收。还有，俱乐部明确说，会淘汰不合格的孩子。被淘汰的孩子又一次失去庇佑，他们的未来谁来托底呢？想到这里，忍不住眉头紧锁。

谁都知道，孤儿们应该待在学校接受义务教育，应当得到妥善的照顾和管教。这些年来，政府和公益组织没少下功夫。但是理想丰满常常敌不过现实骨感。政府无法全知全能，公益组织又处处掣肘。早在十年前，彝族学者侯远高发起的公益组织，曾经培训过600多名农村彝族女孩去城市就业，培训项目细致到教她们过马路、使用公共厕所，可以说相当专业。但后来资金支持断了，项目没能继续下去。

理想路径难以实现时，就只能选择次优路径，借助更多社会力量的帮助，这是整个社会都应当接受的理性。总要有一条路，带这些孤苦无依的孩子逃离困境。让格斗俱乐部这样的商业机构参与和对孤儿的救助和教育中来，其实是好事。但是，只有合适的监管，和足够的支持，才能保障孩子的权利，确保他们安全健康地长大。

凉山少年小吾特别喜欢《摔跤吧！爸爸》，在电影院看完一遍，又在师兄的手机上看了两遍。他是练武之人，想必比我“摔”出独立人生的女主角更有共鸣。他有个师兄也是苦孩子出身，已经通过格斗比赛过上了体面的生活。个体“逆袭”的故事谁都喜闻乐见，但他们的成功可能无法复制。探索出更多的可靠的路径，孤儿群体的未来才有希望。

公安部昨天发布消息，九寨沟县7.0级地震发生后，少数网民在互联网上散布地震谣言信息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，引发社会恐慌。公安部迅速部署四川、陕西等地开展查处工作，现已依法查处一批借机编造传播谣言信息的网民。其中假冒“中国地震局四川分局”名义散布谣言的网民陈某某、殷某某，假冒“中国地震台网”名义造谣的金某某等4人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。

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，通过互联网编造、散布谣言属违法或犯罪行为，应当依法查处。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后，造谣传谣行为不但会扰乱网络信息传播秩序，还会影响正常的抢险救灾工作，引发和扩大社会恐慌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，必须依法予以严惩。公安机关对九寨沟县地震后编造传播谣言的网民依法查处，有助于及时遏止谣言传播，消除负面影响，维护抗震救灾秩序和社会秩序。

与以往一些自然灾害发生后类似，这次九寨沟县地震发生后，网上坊间随之出现了各种类型和版本的谣言信息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谣言传播从一开始就不是特别猖獗，正如有媒体总结的那样，以往有时是“当真相还在穿鞋，谣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”；这次地震后则是，真实信息很快跑赢了谣言，甚至“谣言还没起跑，就被辟谣声音拽住了尾巴，动辄被一拳KO”。

究其原因，一是因为权威部门及时、全面发布专业信息，包括实时播报灾区情况，动态发送

信息传播途径和手段丰富多样，虚假信息传播更为便利，通过权威机构和主流媒体发布、传播的“大道消息”是充分可靠的。公众要学会通过信息来源和信息传播渠道“过滤”信息。即便信息内容看起来无懈可击、真实可信，但只要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不权威、不确定，也不应轻易相信并随意扩大传播。

受灾画面，客观评估受损程度，通报交通阻断和修复情况，搭建地震寻人服务平台等等，构成了丰富而充实的地震信息网络，大大压缩了地震谣言存在和蔓延的空间。

其二，在当下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，信息传播途径和手段日新立体化、多样化，微博、微信群、微信朋友圈等以文字、图片、小视频、音频、新闻链接等形式，积极参与权威信息的传播过程，强化了权威信息的传播效果，同时进一步挤压了地震谣言存在和蔓延的空间。

其三，公众的常识理性和媒介素养不断增强，识别谣言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，“谣言止于智者”的现实效果越来越明显。如网民陈某某、殷

某某冒以权威部门散布谣言信息，一些网友从该信息的发布机构“中国地震局四川分局”中发现了可疑情况——中国地震下属驻川机构不是叫“四川分局”，而是叫“四川省地震局”，由此可以断定，“中国地震局四川分局”是一个假机构，以此假机构名义发布的地震信息属谣言无疑。

打击地震谣言需要双管齐下。一方面，职能部门和主流媒体要及时、全面发布权威专业信息，以最优势力量和最快速度占据信息传播主渠道，同时对造谣传谣者及时予以查处，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包括追究刑事责任。另一方面，要面向全社会进行常态化的“识谣教育”，帮助公众提高识别谣言、戳穿谣言的意识、能力和技巧。

从实体上讲，“识谣教育”重点要教会公众从信息内容入手，善于发现其中的模糊可疑或虚假不实之处。网友从信息发布机构“中国地震局四川分局”断定其发布信息必为谣言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从程序上讲，移动互联网时代，信息传播途径和手段丰富多样，虚假信息传播更为便利，通过权威机构和主流媒体发布、传播的“大道消息”是充分可靠的，对其他“小道消息”则要多打几个问号。公众要学会通过信息来源和信息传播渠道“过滤”信息。即便信息内容看起来无懈可击、真实可信，但只要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不权威、不确定，也不应轻易相信并随意扩大传播。

打击地震谣言离不开积极有效的“识谣教育”。只有公众的“识谣”能力不断提高，不信谣、不传谣和主动辟谣才能成为越来越广泛的社会自觉。

夏文辉专栏

泄密疑云

夏文辉(国际问题学者)

美国白宫就像个筛子，四处漏风。泄密问题已经严重干扰了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的施政。为此特朗普下过狠手，比如解职有泄密嫌疑的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格斯，还冒着政治风险开掉了他一直不放心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。

但问题并没有解决，科米离开特朗普办公室，就跟一个朋友讲述了他跟特朗普多次单独会面的细节。这位够意思的朋友转身就向《纽约时报》爆料，特朗普大光其火，认为科米是个“泄密者”，爆料与总统的谈话内容已经涉嫌违法。情急之下，特朗普最近这些日子开始对司法部长塞申斯公开施压，令其严打泄密行为。

塞申斯和科米不同，后者从来不是特朗普的追随者，他与总统的矛盾就在于拒绝效忠。按照美国学界和媒体的一贯说法，特朗普选人首先要求忠诚，还要能冲锋陷阵。塞申斯能忠但不能打。当反对党和反普媒体给特朗普背上“通俄门”政治包袱，风声刚起，塞申斯就以避嫌为由把自己择清。在是否通过司法途径打击泄密者方面，他也认为这有法律敏感点，因此一直很迟疑，逼得特朗普摆话，再不干就别干了。

塞申斯终于动起来，而他披露的信息也令人吃惊：过去几个月里，政府官员非法公开秘密国家安全信息的行为大幅增加，其中包括泄露给媒体甚至敌对国家。今年以来，司法部接手泄密案件数量是奥巴马执政后期的三倍多。塞申斯表示，司法部正在研究要不要向一些媒体发传票，协助调查泄密案件。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。媒体素有第四权力之称，过往跟媒体的很多官司，最后结果对政府并不十分有利，也使得对媒体涉嫌泄密的指控及后续司法程序都非常艰难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政府一般采取隐忍。塞申斯最近的表态，如果是特朗普的意思，至少表明他愿与媒体长期敌对，一定要拼个输赢。

可是特朗普也有软肋，在媒体看来，他也是个泄密者。今年5月10日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到访白宫，主宾相谈甚欢，可是第二天媒体披露，特朗普向俄罗斯客人卖弄式地透露了“伊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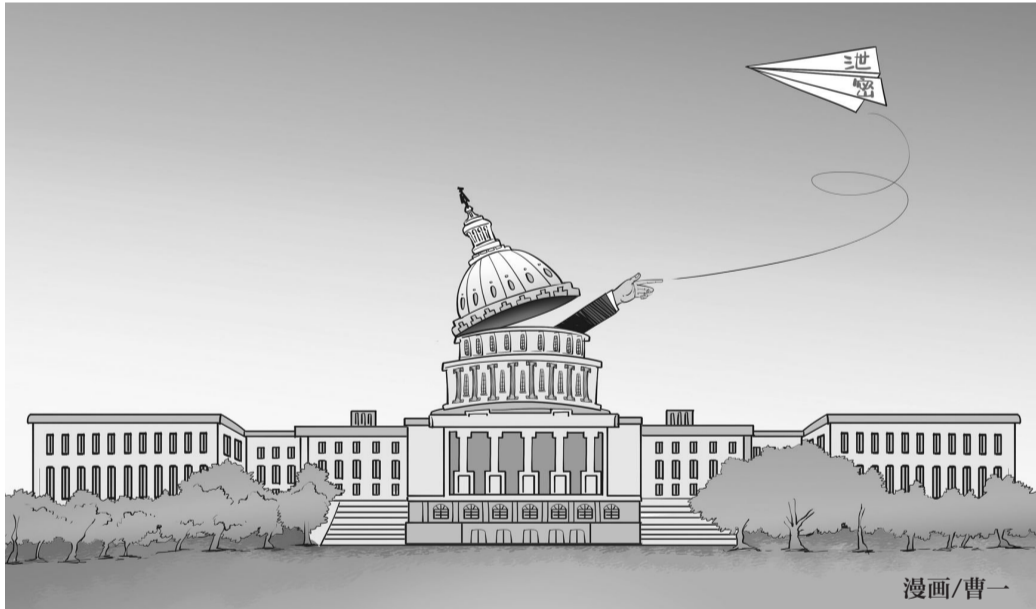
兰国”(IS)在飞机上实施恐怖活动的相关信息，这些机密情报来自以色列。而这让以色列情报官员吓出了冷汗，因为“伊斯兰国”会根据这一情报对内部进行肃整，清除潜伏的以色列情报人员。以色列引以为豪的情报机构以遍布中东的一个老规矩就是，当你从盟友那里得到情报后，在没得到明确允许前不能将其透露给第三方，何况俄罗斯是一个敌对性的第三方。事情发生后，美国一些前政府官员表示，特朗普此举的真正危险不仅在于他做了违法的事，更在于这类行为可能引起“连锁反应”，外国伙伴可能将不愿分享敏感情报，从而影响美国跟踪安全威胁的能力。

无论相关方面如何相互指责，确定的一点是，当前美国白宫内外的泄密情况之严重史所罕见。这究竟是啥原因？特朗普去年的竞选经

理、如今的白宫高级顾问康韦曾对记者说，“一旦发生泄密事件，就有人利用媒体相互打击对方”，她说对了一部分，但没有解释为什么眼下泄密这样严重。

首先是大环境的冲突、矛盾和斗争性。去年的竞选大家都看得很过瘾，两党候选人相互揭底抹黑对骂，历史性地拉低了政治选举的道德底线，至今未能恢复。再就是两党仇恨未因大选结束而结束，加入征伐的还有媒体，这在过去非常少见。现在特朗普继续抛开传统媒体，大玩推特治国，这导致传统媒体必然竭力获取信息，以监督、制衡总统。

就特朗普与共和党的关系而言，他们利益的最大交集是共同执政，但这无法消弭相互间深层的矛盾。就白宫从内部看，总统的小圈子尽管都宣誓效忠，相互之间却不对付，尤其很多人从无从政经验，一脚踏入白宫，完全不懂规矩。泄密，只是他们和总统一起成长的必然痛苦。



漫画/曹一

颜色专栏

为什么北美富南美穷？

颜色(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)

经济发展到底是由自然禀赋决定，还是由制度决定？如果经济发展由自然禀赋决定，为什么会有自然禀赋类似的两个邻国，经济发展状况迥然不同？为什么同一国家同样禀赋，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，经济发展表现出巨大差别？如果经济发展是制度决定的，那不管是正式制度，例如法律、政府组织等，还是非正式制度，例如文化、习俗等，本身又是如何形成的？

要回答这些复杂的问题，需要深入研究各国发展的历史，这是经济史学家研究的核心课题。其中最引人注目而从无标准答案的话题就是，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？这个问题可以派生出很多具体的子课题，如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荷兰？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？工业化最先成功的亚洲国家为什么是日本而不是中国？

这些问题回答起来殊为不易。各位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前辈鸿儒皓首穷经，至今仍然莫衷一是。究其原因，在于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，都是所谓的“古老帝国”，其历史进程均追溯到公元前数千年以上。因此，其经济发展历程受到太多历史因素的纠缠，很难完全把各种关系理清。对于社会科学学者来说，我们最大的梦想是能够像自然科学家那样，对研究对象进行实验，在一个人控制的环境下分析研究对象的前因后果。然而这可能吗？

有时候还真有可能。对于研究经济发展史的学者来说，殖民地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“自然实验”的例子。

首先，殖民地历史较短，很多殖民地的原住

民社会结构比较单一，与西方殖民者移民以后建立的社会存在断裂。西方殖民者在到达殖民地之后，是在消灭原住民文明以后，大致在一张白纸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社会。这种独特的历史为学者提供了接近“自然实验”的研究对象。

其次，各个殖民地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五花八门，呈现很大差异性。有已经成为发达强权的殖民地，也有依然位列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殖民地。严格意义上说，美国本身就是殖民地。因此，研究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历史，体会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各个殖民地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，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发展的原因和机制提供了非常好的视角。

笔者在8月6日的专栏评论《地理还是制度？》中，提到三个学派的著名学者阿西莫格鲁、索科洛夫和施莱弗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研究。恰好这三位学者最杰出的成就，都是针对殖民地经济发展历史的研究。这进一步证明了，理解殖民地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学家理解制度、自然禀赋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。这三位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殖民发展史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独特视角。他们都注意到了，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对殖民地后期发展至关重要。

在欧洲殖民者一波又一波征服世界、殖民世界的过程中，最主要的强权先是存在于葡萄牙、西班牙，然后转移到法国、英国。但是不难发现，大致来说，英国殖民地今天的经济发展表现要比法国和西班牙、葡萄牙殖民地更好。英国殖民地遍布全球，很多已经成为现在最富有的经济体，例如新加坡、香港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

等，而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发展却异常坎坷。

其中，反差最强烈的是北美与南美的表现。北美主要是英国的殖民地，自然条件普遍都不如南美优越。美国最初的核心区域是新英格兰地区，主要城市包括波士顿、纽约、费城等，冬季气候异常寒冷，全年有四个月都会降雪。第一批定居北美的英国清教徒面临着非常严苛的自然环境挑战。相比之下，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自然条件要优越许多，主要的殖民定居点气候宜人，自然资源丰富。例如，加勒比海和墨西哥地区地处亚热带和热带，至今仍是纽约白领的度假胜地。农业条件极其优越，十七世纪开始由殖民者组织开辟了很多大型种植园，大规模种植甘蔗，为欧洲宗主国输送了大量白糖，自己也取得丰硕回报。南美的巴西、阿根廷、智利等国既有优越的农业条件，也有大量贵金属矿藏，真是上帝眷顾的宝地。

然而，上帝眷顾的宝地，经济发展却逐渐滞后，至今依然走不出所谓的“资源的诅咒”。而天寒地冻的新英格兰地区，历经一次次扩张，已经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。这一巨大的转变，其实仅仅只用了一百年。据统计，以现值美元计算，182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高达1300美元，美国为1287美元；到1900年，美国人均GDP已经飞速增长到4096美元，阿根廷仅为2756美元；到2016年，美国人均GDP高达57000美元，而阿根廷仅为20000美元，不到美国的一半。

阿根廷是南美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，其他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发展更加滞后。这背后是什么样的机制导致财富出现了逆转，值得深入分析研究。